

喜仰之遗闻

□王其康



喜仰之



喜仰之捐赠南通博物苑的陈实功所用乳钵

史海回眸

在西南营巷南端,有一个百年沧桑的老院子,即八代祖传妇科喜氏的住宅。据第七代传人喜棠大夫介绍说,宅院始建于清代,门脸传说由著名建筑师孙支夏设计。大门坐东朝西,采用民国特色的拱形门,至今保存完整。在大门北侧,悬挂有市政府颁发“南通历史建筑——西南营民国住宅”标识牌。院落因历史原因,现仅存部分。欣慰的是,喜氏第六代传人,南通名老妇科专家喜仰之住宅后院的卧室、堂屋、厨房,仍保留完好。

喜氏妇科中医源远流长。据喜棠大夫介绍,她的姓氏源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生母,清显祖宣皇后喜塔腊氏家族,简称喜。其中一脉世袭皇家医官,后代则迁至南京。咸丰年间为

躲避太平天国战乱,又迁南通。

喜氏中医妇科,在南通名气很大。喜仰之中西贯通,尤以中医妇科见长。医名远播,吸引了长江中下游大量病人。他品德高尚,曾向南通博物苑献出明代名医陈实功的医病实用器,更是留下了美谈。

陈实功是明代伟大的外科医学家。他躬于实践,精于调剂,日常所用乳钵,身后流落民间,辗转于挑夫货担的流动小贩,被老中医徐鉴衡购买并收藏。1946年,南通成立中医师公会,诸位中医同仁常在时任理事长喜仰之家中聚会。在一次聚会时,徐鉴衡割爱,将乳钵转赠于喜仰之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南通博物苑向社会征集文物时,喜仰之又将乳钵无偿捐赠出来。此乳钵白釉青花“卍”字纹饰,“陈若虚记”4个正体大字,环绕器腹外壁,系典型的万历年间烧制的青花瓷窑品。这件唯一的陈实功遗存真品,

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喜仰之先生不仅精于医道,救治了无数的病人,还将喜氏诊所提供给中共地下党南通支部,成为联络站之一。喜棠大夫说,她的大哥喜桓参加地下党,改名“夏理亚”。每次喜桓带了年轻人到后院开会,父亲就对幼小的喜棠说:“到大门口去玩,看见有生人进来,说大声叫喊‘有病人来了’。”父亲往往这时就会坐在诊室里打掩护,直至散会。

查阅史料,1982年8月24日,顾尔镡在“南通秘密工作史料征集座谈会”上详细介绍了与喜桓从事地下党活动经过。顾尔镡说:“1942年的10月份,就开始筹组话剧团。正好夏理亚那时候先在京剧团,我和夏理亚从小同学,这样一下子就结合在一起了。这时开始认识曹从坡同志,第一次见面在长桥转弯处的卫生粥店。后来才知道地下党的负责人马世和同志,要他和夏理亚同志

利用可以利用的合法组织、合法活动团结青年。她主张利用话剧活动和文艺刊物活动。她说话剧是进步的组织形式,应该好好运用。所以她指导比较具体。我去,其实也是她的发动。那时参加话剧组的还有习博之,是农科大学毕业的,有女师的王灿、王碧、王友鑫等,还有其他的学生。开了个成立会,有20人左右,选举一个主任委员。那时选上的有3人,我、喜桓(夏理亚)、习博之。记得没有经过详细的讨论,夏理亚第一个提出选举我,就很默契地通过了。这个事,事先我们两个推过,他说他的条件没有我好,因为他身份暴露过,说我刚从上海回来,人家还不熟悉我。这样,他一提,其他的人盲从的很多,结果得了全票。实际上我很幼稚,才17岁,也不懂什么。”

解放后,喜仰之积极参加组建市中医院,任劳任怨,不唯名利,直至86岁还在一线为病人服务,曾多次当选为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。



地名掌故

四角墩海难同胞墓园

□陶国良

四角墩海难同胞墓园位于通州区十总镇迎阳村。清代中期,先民们为躲避海潮,在迎阳村落盐场北侧挑土筑起了一个救命墩。因其四角方整,人们称其为“四角墩”。墩高两米,占地约三亩。

最初到这里落户的乡民们除种地打粮糊口外,青壮年还经常三五成群向东到海里踏蛤蜊、捞泥螺、拉海蟹。

有一年八月十八,十几名青年相约下海捕海鲜。他们带着背蛤蜊的网兜、捉泥螺的小木桶和路粮焦急麦屑于凌晨三点出发,六点钟左右便到了目的地。退潮后的滩涂一望无垠,他们有的在泥上踏蛤蜊,有的在海丫子里捞泥螺,其中四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跑到深水里打捞海蟹。

海蟹是海里较为庞大的軟體动物,体内充满了海水。它像一把撑开的大伞在海水里慢慢移动寻找食物,四个年轻人来到胸深的海水里,奋力把一个海蟹往西推向岸边。中午过后,就在他们艰难推行时,涨潮的海水就像潽粥锅一样横扫过来,四个青年的头顶一会儿就淹没在潮水下面。这四个没有下海经验的小伙子尽管奋力向着西岸逃生,但为时已晚了。先期回到岸上的人们望着汹涌的大海守了半天,根本就看不到同伴的影子。直到下晚大潮退去,人们踏着沙滩走了三里多路,才在一个海丫子里找到四个青年的遗体。

当把这四具遗体运回到家的时候,家属们肝肠寸断,村里到处一片凄惨的哭声。几个年岁较大的长老和家属商量后,决定把这些海滩同胞遗体掩埋在四角墩南边阳坡下面。此后每年八月十八,死者的亲属都要去坟地置酒摆饭、烧纸磕头。村民们也极度悲痛,每年清明节在家祭的同时都要到这四个坟头去化纸纪念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四角墩周边便成了先人们的坟地。这块南北走向约六亩的坟地上相继堆起了500多个坟头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落盐村委会在原墓地北侧建成了两层楼的纪念堂,先人的骨灰盒相继搬进了堂内,先人的遗骨也被集中有序安葬在纪念堂东侧的树木丛中。

习俗杂谈

逐渐消失的拜干亲现象

□程太和

旧时为求子女平安,常为小孩寄拜干爸妈,这是一种流行的保育习俗。婴儿时期拜认的干亲可能是永久性的,终身保有这种关系,也可能是临时性的,多则三五年,少则匆匆一晤,从此各不相干。拜干亲的目的:一是怕孩子娇贵,不好生养,或是以前生子夭折,怕自己命中无子,借“拜干亲”消灾免祸,保住孩子;二是孩子命相不好,克父克母,借“拜干亲”来转移命相,以求上下和睦,家道昌盛。为了孩子好养,“拜干亲”一般都喜欢认儿女较多或贫寒的人家做义父、义母,因为儿女多的人家,孩子就像成群的小动物一样,容易长打;另外,贫寒的人家,小孩一般较多,又不娇贵,反而容易养活、长大。当然,也有两家本身关系就比较密切,为了进一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,愿认对方儿女作义子、义女的事情。

南通北三县“拜干亲”大致程序是,经事先约定,由小孩的父母领着小孩上门,向干爸妈献上礼品,再由干爸妈为其用干爸的姓氏及其子女的排行取名字,并赠给衣帽鞋袜等物。此后,每逢节日(端午、中秋、春节等)均要相互送礼祝贺。笔者有个堂姐,认给一个姓田的人家做干女,小名就以姓田人家小孩的生育顺序取名“五儿”,大名也以“田”为姓,至今仍未改回原姓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“拜干亲”之俗已不多见,现在已逐渐消失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小窑群

□瞿光唐

江海风物

1971年初,南通县唐洪公社决定移民,每个生产大队派遣一户(或一人),去位于团结闸西北角的小窑群垦荒。我作1大队回乡知青代表,名列其中。

小窑群,只是民间的叫法。它相距我老家五六里,是唐洪公社的一块“飞地”,紧靠长江出海口北侧,南黄海边。“大跃进”年代,唐洪、五窑等几个公社组织民工,在海晏公社近海大堤东南角海堤外围垦了一个长方形地块,东西长500米,南北长400米,约300余亩。随后,曾经参与围垦的几个公社,在这里建造了5座土砖窑,后因“文革”而停产,小窑群就成了黄海滩边一块闲置的盐碱地。起初,五窑公社派了一个老人在此看守,不久便离去,但并未人去窑空。窑窑洞里时常有外来客(海门县正余公社的下海捕捞者)临时蜗居。我们这一批移民进驻时,那几个渔民还在。

横贯南通县东西的团结河,西接长江,东通黄海,1968年开挖拓宽后,像一条巨龙横亘在小窑群外。团结河东尽头,建有团结闸,高大雄伟的团结闸外,一条深深的海沟,直通大海,有渔船从这里进进出出。南通县水产公司在此设有门市部,生意兴隆。小窑群东北部,是1970年秋冬季刚刚围垦海滩而成的一大片新垦区,一直向西北方向延伸,与位

于中心桥北的南通县五七干校所在地连成一片,成为新建的海丰公社的一部分。唐洪公社正是看中了其潜在的发展优势才决定移民此处,以部分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。

小窑群西、北两面是高五六米的老海堤。堤岸两侧护坡上树木参天,从位于老圩内的近海大队向东南方望去,就像看到一片大森林。小窑群南、东两面海堤上,除了稀稀拉拉的盐蒿草,别无他物。站立在东南面海堤上看小窑群,但见5个废弃的砖窑,就像5个小土丘。砖窑光秃秃的,窑顶上有些稀稀落落的杂草在风中来回摇曳,了无生气。地面上,到处是稀疏不均的盐蒿草。没有盐蒿草的地方,白花花的一片,好像刚下了一场雪,阳光下十分刺目。小窑群内西侧、北侧各有一条小河。西边老堤坝下,有一个大涵洞,长20多米。它把小窑群内小河与西边老圩的水网连通,便于排涝或灌溉。这是一块等待开发的处女地,倘若改造成熟,没有了盐碱的困扰,绝对是一块良田宝地。

与我同一批来到小窑群的共10人,代表着10个不同的家庭。其中绝大部分是各生产队的骨干,还有两个中年单身汉,无牵无挂。移民中年龄最大的已五十开外,而我最小,才24岁。

我们初到小窑群时,栖身之处就是砖窑。位置在其最东北角,靠近北河边的那个窑洞。窑洞很大,顶上半月形,全部由小青砖砌成。打地铺,垫着厚厚的

稻草,软软的,犹如席梦思。大家自带粮食和生活用品,轮流回老家补充给养。

刚开始时,我们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改造土质。用水泥船从老家拉来元麦秆草,带来一把耕地的犁,没有牛,就用人力。三个人充当黄牛在前面拉,一人司犁;另外几个人在犁槽里放入元麦秆草,然后盖上泥土。如果条件许可,可以引进淡水浸泡盐碱土,然后排掉;再引进淡水浸泡,再排掉。如此反复多次,泥土里的盐碱成分就会大大降低。引进淡水,没有抽水机,土地还没平整好,工程量大投入也多,最为现实的,只有发扬“大寨”精神,土法上马。

白手起家创业的日子清苦。我们想方设法,苦中作乐,倒也其乐融融。

某日下地劳作之余,都想改善伙食。平日里喜好捞鱼摸虾的老杨,领着大伙儿来到西头堤坝下的大涵洞旁。“这洞里有鱼,看我的!”只见他孤身一人,爬进黑乎乎的涵洞,不一会儿,抓出不少鱼来。中午,大家美餐了一顿。窑洞北河边,流水潺潺,夜幕降临,西北风劲吹,我们在小堤坝豁口处守株待兔,居然抓到不少螃蟹。某日,有人提议要吃酒酿,我二话没说,一口气骑车单程20里,去三余镇买回了酒药圆。我们这些移民,虽然来自同一个公社,但在此前,彼此间几乎没有过任何交集,更谈不上深入了解。与他们在一起,我用不着提防什么,也不会这一套。人来到世上,不容易;聚到一起,就是缘分。那一段时

间,我们十分融洽,过得都很开心。

蜗居窑洞不是长久之计,安居才能乐业。这一年秋天,我们移民团队在临时负责人邢队长带领下,外出来建造移民定居点的住房建筑材料。我们一连跑了好多天,金沙、南通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最后,我们从南通唐闸拉回了一水泥船毛竹之类的建筑材料。单程100多里,深夜到达三余,住下,次日开往小窑群。一路上,我们轮流当纤夫,脚板底上的老茧又多了一层。1971年年底,经过大家的辛勤劳作,一栋五间的临时“别墅”建成。毛竹房架,油毛毡屋顶上面盖满稻草,芦苇编织而成的墙壁,竹子制成的床铺。这是一座典型的绿色低碳建筑。只是其抵御台风、火灾的功能可能要差一些。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新“家”!

1972年春节前夕,因老家中学教师紧缺,公社的一个通知,把我从大海边召回。离开小窑群的那天,我背着行囊,与朝夕相处了整整一年的移民伙伴们依依惜别。看着那我亲手参与建造刚刚启用不久的“别墅”,与小窑群相映成趣,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。

此后不久,1975年,南通县麻风病院搬迁至小窑群,我的那些移民伙伴们也“移师”海丰公社大本营。现如今,这里盖起了高楼大厦,成为通州湾示范区的核心地段。要不是我等年逾古稀之人在此留下过刻骨铭心的记忆,还有谁会知道,五十年前,在这白茫茫一片的盐碱地上,曾有过垦荒者们筚路蓝缕、刀耕火种的印记。